尚書補傳卷之十二

豊山　洪奭周　纂

顧命

六卿之倫列其人重之也其下曰百尹御事則凡百有位皆舉乎其中矣而師氏虎臣獨標其官名何也王見群臣則宿衛之士各執干戈以列于左右所以嚴朝廷而儆非常也周禮師氏居虎門之左帥其屬守王之門虎賁氏率虎士七百人王在國則守王宮王出則先後王而趍以卒伍是皆宿衛之職也六卿百尹以聽顧命名師氏虎臣以宿衛名其班綴亦當

自然經室藏

有別斯其所以特標而異之歟或曰當承平無虞之
時台股肱輔弼之臣於卧内而盛宿衛以臨之得無
亦不廣歟曰始終之際不可以不嚴也以天下傳後以
嗣君托人天下之事孰有大於斯者而可不用大朝之
禮以莅之哉袞冕玊几百僚環列陛楯執戟濟濟先後
此朝廷之盛禮也先王以是正其終斯君以是正其始
始終之際禮無不嚴豈區區爲儆衛之備而已哉且嗣
王之迎用虎賁百人而堂戺門階之執戈鈗戣瞿者皆
虎臣之任師氏之所董也其特標于台也不亦宜乎
詧言嗣意未甚瑩盖謂命以後嗣之事也下言嗣守

文武大訓大史之冊又曰命汝嗣訓篇中言嗣者三同一意也孔蔡皆以為誓言以嗣續我志恐未總由後而接乎前謂之迓由下而接乎上謂之承承與迓蓋一義也敬迓天威猶言恭承天命也曷為不言天命而言天威知天命之在我則猶有恃之之意焉知天命之為威也則戰兢祗懼自不敢頃刻怠矣柔遠能通兼威德言之也安勸庶邦則專乎德矣安之為言綏其生也即所謂奠麗也勸之為言導其善也即所謂陳教也先言安而後言勸富而後教之也孔子言治天下國家有九經而以齊明盛服非禮不

動為首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特其飾諸外者耳何以能為治天下國家之本也夫天下之治亂萬事之成虧其分則敬與肆而已心存乎敬而貌不肅乎外者未之有也容貌不肅威儀不飭而心能存乎內者亦未之有也心不存乎內而舉錯之能得其宜者亦未之有也志慮昏于中舉錯乖乎外而天下國家之不亂者亦未之有也不制乎外無以安其中不約乎禮無以飭其外非禮不動之為本乎九經不其宜乎脩己以敬堯舜之所以治也用燕喪威儀紂之所以亂天下也天下之亂非人之亂之也由我之自亂其威

儀耳故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或曰漢成帝臨朝若神史以為有穆穆天子之容然而不免為基亂之主何也曰史又不云成帝縱酒荒色湎淫而無度乎終日之亂而斯須之莊難乎其言威儀矣嗜欲誘其中而能飭其威儀者固未之有也故又曰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凡耳目鼻口之欲投隙而動于中者皆不善之幾也

蔡傳引喪大記徹懸東首於北牖下以釋出綴衣于庭徹懸者撤去鍾鼓之懸也蓋所謂內外安靜者與出綴衣之意恐不相類孔疏謂以王病重不復能臨

此坐故徹出幄帳於庭将欲為死備此尤大謬豫凶
事非禮也君父之疾綿濵於危而為臣子者遽徹其
平日之坐以為無所復用是又可忍耶然則出綴衣
于庭者果何為也曰古禮之詳未可知也宜平常之
日綴衣在堂而疾病之時外內洒掃故姑移之于庭
耶抑綴衣本設于庭而王将凭几以發命故陳之于
室事畢而還其故歟或謂綴衣之出于庭本是常禮
今特識之者為下文狄設綴衣應也意或然歟
天下不可以一日無主也天下之主不可使天下之
人一日而不知也國有冢嗣天下莫不聞矣顧命之

托以元子在朝者莫不聽矣雖然統緒相承天下之大事不可以行之于深宮之中也南門者蓋王宮之正門其外則九軌之涂轂下之民所共由之路也方是時也嗣子在鷄斯哭擗之中位號不可以加也命令不可以出也服章物采不可以備也虎賁百人干戈以左右之而百官萬民之觀瞻亦可以炳然聳矣古者之禮君終而嗣子未即位則稱子書曰子釗正是名也孔傳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更新逆于門外所以特殊之此說蓋深得禮意蔡傳不採恐未免為缺文也

命作冊度孔蔡二傳皆釋以冊書法度殊未瑩孔疏
謂升階即位受同祭饗皆是法度似得其旨蓋度者
猶今儀注之類也
顧命一篇專言托付承繼之事其它則未有及焉唯
命士須材一句爲治喪之具而於顧命無與於上下
文亦無所承接金吉父謂材者傳顧命時所須如几
席車輅戈鉞之類吴幼清謂送死之事略具而後傳
顧命於嗣君兩說未知孰近顧炎武謂命士須材之
下別有脫簡而冕服受冊當在既葬踰年之後其考
證頗詳然經無明文不敢信其必然也

孔傳釋仍几以為因生時几不改作孔疏引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以為證而蔡傳亦從之然孔傳與周禮其意各異鄭康成釋周禮謂吉事王祭宗廟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而凶事乃質几朝夕相因喪禮略也顧命所記几席之設専為受冊行禮與朝夕奠几相因者亦不同矣若以周禮之仍几亦為因生時所設則所謂吉事變几者又當作如何釋耶鄭司農以仍几為因其質無飾彫漆宜非飾耶蓋依神之座當別設几而在殯未久姑仍用平時之几孔傳之意或當如此然於周禮之文則終不可通

古制難詳姑當闕之而已
孔傳釋豊爲莞郭璞曰西人呼蒲爲莞然則豊席即蒲席也蔡傳以底席爲蒲席豊席爲筍席而筍席則釋以竹席豊之爲筍既無所據而筍之與竹則又疊矣孔傳釋底爲蒻苹不詳何物鄭康成以篾底豊筍皆爲竹席而孔疏以爲無明文可據今姑從孔傳爲近
周禮鄭注曰紛如綬有文而狹者孔疏以爲紛綬一物小大二名玄紛純以玄組爲之緣也禮曰左佩紛帨紛蓋巾綬之屬蔡傳釋紛爲雜而謂以玄黑之色

雜爲之玄黑一色若之何而可雜也
天子諸侯之制東西皆夾室東夾之不言敷席金吉
父謂嗣子宅恤之地意或然也蔡傳釋翼室爲路寢
旁左右翼室翼之與夾其義固相近矣行禮之位主
人在東嗣子之恤宅也有主道焉有子道焉固宜在
東夾也金氏以華玉爲黃玉亦似有據至以越玉五
重四字屬諸漆仍几之下謂王殯在西夾而加玉五
重猶藻時玉棺然者則亦太鑿而傷於禮矣
越玉五重之越孔疏訓爲於於者於其處所也文理
不順陳氏大猷訓爲及謂設黼扆几席以及乎玉也

此孔説似較勝矣玉寳也而陳寳之上別言越玉五重亦贅矣且弘璧以下爲玉者五耳謂之五品則可謂之五重則恐未可是以金吉父疑其在西夾之殯如漢天子玉札之飱然珠襦玉匣末俗之靡也先王之禮豈有是哉周禮大喪之歛尸有用璧琮者而李氏以璠璵歛孔子謂之暴屍於中原朱子之門人記朱子語以是爲周公之見不及孔子愚則謂周禮之未可信此亦其一也

鄭康成以天球爲雍州所貢之玉未琢治者王肅以爲玉磬蔡傳以爲鳴球從王説也玉藻有曰笏天子

以球王諸侯以象則王固有名球者矣或曰球之為
義固有二稱又安知所謂天球者之不為磬也曰兩
序所陳皆為寶重者也兩房則差輕矣兩序所陳皆
為形細者也兩房則差粗矣蓋兩序者神坐之所設
不可以不嚴也使天球果為磬耶則當與舞衣鼖鼓
同列於兩房而不當班弘璧大玉於兩序矣夷玉之
夷或以為常或以為東夷之王即醫無閭之珣玗琪
若此者無它所致闕焉可也

王之為寶比德也禦灾也寶器之為重於國前代之
所傳也先王之手澤也禮樂兵刑之所須也非苟為

觀美已也雖然作法於凉後世猶貪上有所尚下必有甚焉周道之衰靡文滅質寵賂交章郜鼎成亂玉環貫罪垂棘亡虞鸜鵒覆楚其喪德殃身而流禍於家國者殆不可勝紀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道不勝其敝蓋悼之也嗚呼後世有聖人者作其損周之文也亦决矣陳器設輅之序先西後東而左塾獨在右塾之先故孔疏引顧氏說以為左塾在西右塾在東蓋塾者門側之堂也由門而入者以北為面故右東而左西也然次輅者象輅革輅也先輅者木輅也象革之比木

輅則貴矣而木輅居西象革居東是又非以西為上之例也孔傳以次輅為木先輅為象則合於例矣而象之為先木之為次俱未有意義可據五輅之獨闕於革亦未可知也鄭康成謂綴次皆副貳之意也大輅綴輅皆玉也先輅次輅皆金也綴輅為大輅之貳次輅為先輅之貳故各居其東象革木輅之不陳者非朝祀之所乘也此說似較長然無它明證亦不敢質言也

陳器之以西為上孔疏蔡傳皆謂以王殯在西序故固是也宿衞之先東而後西孔疏謂以新王在東之

故然王由賓階隮則在西而非東矣且宿衛之序由門而階由階而堂側階則在室之後比堂為尤深矣此蓋以淺深遠近為序非以尊卑為先後也弁者士也冕者皆大夫也弁者居冕者之先是以知其非先尊而後卑也

衮冕九章其在裳者凡四章皆刺繡成紋故曰衮衣繡裳毳冕五章希冕三章其裳皆刺黼黻而已玄冕則衣無文而裳唯刺黻康王之裳不曰繡而曰黼宜或不忍純於吉而用希冕之裳歟卿士邦君之蟻裳蓋玄衣無繡以示少變太保太史太宗之彤裳則有

事于先王之命不敢不純乎吉矣後世大恤之禮有事于神者皆吉服而又有所謂無揚圜領者色如吉服而無文以示變殆亦蟻裳之遺意歟

蔡傳言卿士邦君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周禮朝覲之儀王立于堂上而諸侯皆拜于堂下况事神之禮比朝覲尤嚴嗣王之隮為受冊也太保太史太宗之隮為傳冊而行禮也卿士邦君之無事于廟中者寧可以雜還於階上耶如以為階下之位歟則朝覲之禮公侯伯子孫卿大夫分階之東西各有其位亦不盡在於賓階也

同者天子所御之酒器也瑁者天子所執之瑞圭也其為器也皆重而其為用也又各異宗廟之中官僃具僃而使一人兼執兩器之重不亦苟乎瑁者玉也執玉者洞洞如奉盈蹜蹜如不勝而又益之以酒器之奉其亦必不然矣鄭康成謂春官之長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上宗者三人之中居上者二人蓋一人奉同一人奉瑁也其說似近是然又以為王之受同瑁也一手受同一手受瑁恐亦非禮容之宜也下文之三宿三祭三咤皆受同之事而不言其受瑁之用則同瑁又似非二物圭瓚璋瓚皆以瑞玉為酒器

所謂同瑁者亦宜或其類歟

蔡傳謂太保太宗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故升自阼階太史所秉之冊即顧命也其為先王之命尤大矣而乃由賓階隮何也孔疏謂盥洗在東階東南故由便用阼階升其說尤苟簡非禮意也竊按朝燕之禮卿大夫之位皆在東階下其升降亦由東階而喪祭之禮則皆以神座居右蓋神道尚右也太史方將傳先王之命故由賓階隮以就先王之神位太保太宗之由阼階隮則公卿升降之常處耳然則嗣王之由賓階隮何也曰禮主人在阼階則主人之子

弟皆從于阼階王未受冊則猶世子也先王之殯在
西階之上王之由西階升蓋以子道從先王也
御王冊命之御鄭氏以為訝孔氏以為進竊疑孔說
為長蘇氏謂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是固然矣然
其正釋御字之義則未若直訓為進也
上言御王冊命而承之以曰則其下之為冊命之辭
亦無疑矣蔡傳乃謂顧命之言書諸冊矣此太史口
陳者也夫顧命之言命群臣也冊命之辭詔新王也
其不可混而一之也明矣使太史讀冊以告嗣王而
其辭乃曰用敬保元子釗甬無以釗冐貢于非幾宜

復成辭理哉蔡氏蓋疑冊命之辭不宜太略故以是爲口陳然道先王以尊其命稱臨君以正其位上循祖考之訓下燮天下之民其意已約而備矣夫豈以多言爲貴也哉

而之與如古或相通然以而爲如因以如爲如父祖之義亦已牽強矣竊謂其能而亂四方之而只當作語助辭孔蔡皆釋以如蓋疑其上無所承也然而之爲字雖承上轉下之辭而洪範之而康而色上無所承齊詩之尚之以瓊華乎而下無所轉固不必拘於是也

三宿三祭三咤諸說多不同鄭氏以宿為肅而謂徐行前曰肅卻行曰咤蘇氏以咤為與嚌同孔傳以宿為進爵咤為奠爵而蔡傳從之陳新安謂咤從口初疑蘇說為是及考字書知咤本詫字說文作詫丁嫁反今作咤傳寫訛耳竊疑三宿三祭三咤蓋三獻于神之意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祭畢而還奠也喪禮不文故連奠三爵而無它薦獻之儀也鄒季友謂祭禮尸受酒灌于地此非吉祭不迎尸故王代尸祭酒意或然也或曰王既三獻矣則太保之秉璋以酢又何節也曰天子宗廟之祭有九獻王與后交錯以獻

者各四而後大臣之為賓者乃一獻焉凡獻之後又必皆有酢焉喪猶在殯不可以文也受冊正位之禮婦人不宜與也王新宅恤又不可受神酢也是以王獻三爵而太保一酢微具其節而不備其儀蓋所以酌吉凶之宜而合其中歟

上宗曰饗孔傳以為讚王饗福酒而疏又言王再拜受酒跪而祭先嚌至齒與再拜顧命之文叙事特詳登降拜揖縷析不遺太保之盥拜祭嚌既著之如彼其詳矣又豈獨於王之行禮而闕焉不記哉且經之所不書者孔氏又何據而知之若是悉也按士虞禮

自然經室藏

既奠觶主人再拜稽首祝饗鄭注曰饗告神饗也其辭則有曰適爾皇祖某甫饗又有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上宗曰饗蓋亦告神饗也在殯之告比虞祭无畧故只曰饗而無它辭歟祭傳謂傳神命以饗告蓋亦得其義矣

孔疏曰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三宿三祭既用三獻之禮則各用一同固禮之宜也然太保之受同降盥也既言異同以別之王之三祭若非一同則經不應獨無其文也假使一同而三反其既奠而反之也必有其儀其授同而奉之者必有其人其更

酌而進之也亦必有升降之節矣而經又一切闕焉是可疑也或曰三宿三祭三咤非三獻也蓋一爵而三祭之也在殯之禮奠也非祭也故其簡而不文若此古禮旣缺經文亦奧今不可得而質其詳矣

太保以異同秉璋以酢則所秉之璋即所謂異同也圭瓚者以圭爲柄黃金爲勺王之所執以祼也璋瓚者以半圭爲柄太宗之所執以亞祼也太保所酢之異同蓋璋瓚之類歟因是推之則嗣王所受之同瑁必圭瓚之類也豈以瑁爲其柄故稱之以同瑁歟

太保之酢傳以爲報祭疏以爲猶正祭之亞獻是也

然尸曰酢而已不見有獻神之節疏謂太保既拜之後進以祭神祭神之後遂更受福酒嚌以至齒其說亦近然經所謂受同祭嚌與王受同瑁三肅三祭之文語勢正同三祭之祭既釋以祭酒於地則祭嚌之祭又安可獨釋爲祭神哉祭祀之禮尸酢獻者獻者拜尸而尸亦答拜綦傳以太保之拜爲拜尸王之答拜爲代尸拜是也然太保之酢有兩拜而王之宿祭獨不見有一拜之文疏謂祭酒必拜乃是常禮於太保言拜足以見王拜其說亦近於臆矣竊意顧命之傳非祭禮也特以傳之於神坐之前不可以漠然無

事於神也故既受而奠之酒以告其成禮而已是以其禮之簡若此若太保之酢則非亞獻也亦非飲福也先王之顧命也首群臣受之者太保也嗣王之受顧命也首群臣傳之者亦太保也其已傳而告于先王也太保固不可以漠然無事也於是乎受酢以荅神两拜以成禮其成禮也成禮于嗣王也故嗣王為之荅焉陳師凱曰冢宰傳顧命以相授王之荅拜敬大臣即所以敬先王也

文之省者必有所統以見也言太保降而不言太史宗人者統於太保也言諸侯出而不言卿士者統於

自然經室藏

諸侯也不言王降而言王出在應門之內者出門則降可知也然尊可以統卑而卑不可以統尊先儒謂以太保之拜而見王之拜以太保之嚌而知王之亦嚌者非也

康王之誥

天子五門路門最內其次則應門也孔傳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畢門即路門也則應門之內即路門之外矣蔡傳旣引孔說而又以路門之外爲外朝應門之內爲內朝一章之中不應若是其矛楯也杜佑通典云外朝在應門之外蔡氏宣引用此說而傳寫者

誤應爲路歟朱子曰路寢之朝在路門之內議政事則在此外朝在庫門之外國有大事詢衆庶則在此非常朝也常朝則王立於寢門外朱子所謂寢門外即應門之內也此蓋常朝之所此庫門詢衆之朝則固內也若對路寢之燕朝則亦可以爲外朝矣

入應門者皆北面也故西左而東右南北殊嚮而左右隨之變矣故後世官職之以左右掄者皆先左由人君言也降官者曰左遷進位者曰右職自人臣言也東之先於西也蓋尊陽于陰也然則曷爲先言西方諸侯孔穎達曰太保領冢宰相王室先言西方重

自然經室藏

太保也
孔傳以乘黃朱為黃馬朱鬣蔡傳從之而又引或說謂篚厥玄黃之類秦蕙田曰此諸侯執贄而見王也古人贄見之禮莫重于玉幣乘黃朱黃朱之幣各四也若如疏說每一諸侯皆布四馬於朝則人馬相雜豈復成體統乎㓜按覲禮侯氏奉束帛匹馬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則陳馬于庭固禮也然彼乃諸侯特朝之禮耳庶邦侯甸男衛咸造于應門之內而人各以四馬為庭實其勢必不容矣宜從秦氏說為是
稱之為言舉也舉之為義有二手之所舉舉其物也

稱彼兕觥是也口之所舉舉其辭也言必稱堯舜是
也孔傳以稱奉圭兼幣為舉奉圭兼幣之辭蔡傳以
為舉所奉圭兼幣以義則蔡傳似長然稱與奉語亦
嫌複今姑两存以俟正或曰賓者擯也亦稱儐朝覲
聘享之禮未有不用擯而直致其辭者周禮大宗伯
之職王命諸侯則儐小行人之職凡諸侯入將幣為
承而擯是也賓稱奉圭兼幣者蓋謂諸侯奉贄而擯
者為之道其辭于王也

天子之於其臣也禮無答拜康王之拜為其嗣位之
始也故曰義嗣德答拜言其義在乎嗣德也諸侯之

自然經室藏

拜朝新君也康王之荅成其禮也禮既成矣君臣之位已定矣是以於其咸進相揖而再拜稽首也則不復荅焉成其爲君臣也蔡傳引吴材老說謂荅拜正其爲後亦可通又謂其以喪見而不純乎吉則未然蓋爲後而拜于吊者由諸侯以下之禮耳春秋傳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喪拜焉然則非二王之後者雖以喪見其不拜也亦明矣

君臣之分不可以不截也故奉幣而拜也其位逺君臣之情不可以不通也故進戒于王也其位近咸進相揖將進而近乎君也然卿士邦君不一其人亦不

可以雜然而俱近也是以唯太保暨芮伯并進冢宰司徒六卿之長也後世朝賀之禮百官咸列而唯班首進名致辭蓋亦猶此意也孔蔡二傳皆謂不言諸侯以內見外經唯舉太保芮伯二人而已雖卿士百尹皆未嘗舉也又安得謂以內而見外哉或曰進而近君則曷不言升階曰王出在應門之內非在堂上也又何階升可之有

成王亦賢主也啓升平於艱危肇基圖於締搆以克光文昭而定武烈其勳德可書者宜亦衆矣况嗣王覩聞所逮鑑法尤切而太保之所稱述顧厪止畢協

賞罰一語不幾于太略歟嗚呼人君所以能宰制萬
有役使群動者唯賞罰而已賞一人不當其功而天
下之為善者皆怠罰一人不當其辜而天下之罹罪
者皆怨是故賞罰者人心離合之大機也苟賞罰之
畢合于義而天下之心翕然歸矣又安容他為且夫
賞罰之柄固人君之所自操也喜怒之牵乎中者制
之至難而予奪之施乎外者唯吾所欲使賞罰畢合
于義而不惑非大公無私而一順天則者固莫能也
嗚呼成王之德亦盛矣太保之稱顯其君也亦至矣
用敷遺後人休猶言遺之以安也蔡傳謂施及後人

之休義恐非文勢改之作以其庶幾乎

康王之報誥也只舉庶邦侯甸男衛而不及於群臣傳謂以外見內亦非也入應門則曰西方諸侯東方諸侯未嘗言群臣也咸進相揖則舉太保芮伯太保西伯也芮伯亦諸侯也其命之則曰建侯樹屛又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無一語及在廷之群臣也又安得謂以外而見內哉序曰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愚竊謂康王之誥專為諸侯而作也是以其進戒之辭唯曰張皇六師其報誥而求助也亦必先曰熊羆之士蓋諸侯之職以藩屛扞

衛爲重詩所謂大邦維屏大師維垣是也葢康王旣受顧命先朝諸侯故此篇亦專誥諸侯其群臣進戒之辭當別有其文而今不傳矣史記言台公畢公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今書中略無此語豈史遷之時猶尚有所傳而散佚於其後歟不然則以元老大臣陳謨于嗣服之初不一舉奉先秉禮愛民勤政之要而唯六師之張皇是先豈所以愼始於貽哲哉

顧命康王之誥在今文最明白易曉然如則肄肄不違誕受羑若平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奉恤厥若

等語皆戛戛難解王肅釋丕平富謂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吳幼清謂平者各得其分顧富者家給人足丕平富者無一人不富也蔡傳以不務咎為務德而不務罰底至為推行而極其至皆姑當從之愚謂咎者罪也人有罪則不得已而罪之非我有意於求人之罪此所謂不務咎也愛民之心無不用極而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所謂底至齊信也用端命于上帝諸說皆以為受正直之命于上天愚竊謂端命者端其命也天命在我唯我有以承之然後始可以保而不失易曰正位凝命此所謂端命也

一二伯父蔡傳無釋吳幼清謂舉同姓大國以包其餘是也然禮言天子謂同姓大國曰伯父小國曰叔父是說也愚嘗疑之同姓之親伯叔父兄固皆有天屬之倫矣如禮之所言則大國侯伯在仲叔子姪之行者皆可稱伯父歟穆王之訓刑于四方也有曰仲叔季弟幼子童孫者是豈非同姓諸侯之屬卑而年幼者邪烏可概之以伯叔父稱也然則經所謂一二伯父蓋同姓諸侯於屬居尊而其年又長於先王者也其只言伯父而不及于叔父已下者舉尊以統卑也若曲禮所云則殆衰周諸侯強僭之末失歟

顧綏之義蔡傳亦無釋孔傳以顧為顧念文武之道綏為安汝先公之道林少穎謂顧念而不忘則先公之靈於是安矣愚謂顧字之訓林說為順綏字之釋孔義似長追念其先而率循其道乃所謂顧綏也

用奉恤厥若蔡傳釋以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蓋以奉恤與厥若各作一句讀也恐於文理未順呂伯恭謂奉承憂恤其所當順者而順行之大意似近之蓋恤如上下勤恤之恤若如下民祗若之若也

孔傳以鞠子為稚子而蔡傳因之從爾雅也愚謂鞠有窮盛之意故宅恤者以為稱猶曰哀子云爾

康王之冕服於喪先儒多異論焉蘇氏謂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其論之正固百世不可易也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私服也又曰康王釋斬衰而服衮冕於禮為非孔子取之又不知如何以朱子精義入神而尚不敢質其禮之得失也而况於後儒乎陳君舉謂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於兄弟非周公則社稷岌岌乎殆哉故於康王之立特為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干戈奉之冊書被之冕

服而又率諸侯北面而朝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曉然知所定而無疑其意遠矣陳新安亦謂名公在當時必有迫於不得已者觀其布置舉措若臨大敵當大難又觀張皇六師一語則當時事勢亦可想矣愚謂如兩陳之說則是殆知其非禮而迫於事勢不得已而為之也三年之喪豈容以事勢變哉張邦奇曰天子以國為家則先君之喪正不得以為已私服也天子者天下之共主其崩也天下宜共喪焉可以其服為己服乎使康王以凶服見諸侯君臣之分未始不正也曷為其必以嘉服哉諸儒之說如此姑

并列以竢知者或又疑諒陰三年不言而康王旬日之間輒有報誥張氏謂康王求助於群臣無害於言固是也然成王免喪之後作閔予小子之詩猶自謂煢煢在疚且及於追念皇考者非一而康王之誥只述文武其爲言又與平常時無異殊未見有哀痛衘恤之意是誠未可知也豈朱子所謂内史之屬所作而非盡出於王之意歟

畢命

漢書律曆志引畢命豊刑孔疏以爲妄言固也然漢志據殷周春秋之曆其月日干支俱有實稽古文所

載如伊訓泰誓武成畢命之月日皆與之相契不爽其不登於漢志者則古文亦未有書其月日者也使漢志果妄言耶則班固未嘗見古文又安能鑿空妄言而脗合其月日也後之學者存疑而無質焉可也

毖之為言慎也而有懲意故孔傳釋之以恐其叛亂然洛誥曰伻来毖殷若只為懲慎之意則又安用伻来之有字書有訓毖為勞者毖殷云者抑謂其勞来戒勑之歟

善善者必惡惡是是者必非非然善善而是是者君子之所樂為也惡惡而非非者君子之所不得已也

故成周之政彰善與癉惡并行而其命于始也則唯曰不藏厥藏民罔攸勸而已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舉賢而不仁者自遠不必待於刑罰之也此聖人之本心也

小物者人之所易忽也以弼亮四世之元老而能勤於小物此其所以為尤難也然則為大臣者果以下親細務為能乎德之隳也恒起于細亂之萌也未必在大君子之心無時而或敢慢也無時而敢慢者必無物而不勤孔子曰昧爽而櫛冠平明而聽朝一物

不應亂之端也以此思憂憂將焉不至矣茍知是者
雖欲不克勤得乎夫唯有克勤小物之心而又能得
人以任之職雖大事亦可以不親也茍無是心漠然
養高而偷逸顧諉曰我大臣也不當親細務嗚呼此
後世所以百度俱弛而日入於衰亂也
旌別淑慝旌淑而慝自別也彰善癉惡彰善而惡自
癉也弗率訓典可謂惡矣所以懲之者不過曰殊厥
井疆而已怙侈滅義未易閑也所以防之者亦唯曰
惟德惟義而已蓋導之而自迪恥之而自格不假乎
刑罰之用也武王之命康叔其曰殺曰刑者非一成

自然經室藏

王之命君陳尚有曰辟以止辟三細不宥而至康王則無一語及於刑罰葢道洽風移愈久愈化而文武周公之教於是乎成矣嗚呼此所謂刑錯而不用者歟

有體有要凡為事莫不皆然而在文辭尤較著指事而徵實總綱以列目此之謂體所謂要者則精神指意之所歸重也畢命之書亦辭之有體要者也先之以文武成王之功德申之以周公君陳之政績顯之以殉亮之勳而寄之以庶殷之事此則一篇之大體也彰善癉惡之政德義由古之訓不剛不柔之權度

斯又其一篇之肯要也觀其體則其大意可知也得其要而後有可行之實此辭之所以有裨于人也彫鎪以為巧塗飾以為華合堅白機押闔以為辯甚或至鉤棘險恠不可句讀使人茫然不識其旨意而以為高者有矣彼求其體要安在哉殷周之際未必有此習也然而曰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嗚呼雖百世不可易也

有常而後可久凡異乎常未有能久者也故曰政貴有恒又曰不惟好異恒者常且久也恒與異正相反對蔡傳曰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若析恒與常而

二之然未可曉也宋人諱恒多作常宣蔡傳本文兩字皆作常而後之傳寫者改其一以為恒歟蔡氏避孝宗諱諱慎字皆作謹而立政傳言庶慎者獨因用本字此亦其一證也

蔡傳不釋靡靡孔疏以為相隨順之意竊謂草木之隨風而偃者謂之靡靡靡者蓋謂舉世成風日趨於下也

殷之弊俗可矯者宜亦多矣而康王之言獨以侈靡為首曰奢麗曰怙侈曰服美于人申言之不一而足何也衣欲其鮮食欲其旨儀觀器飾欲其豐以華固

恒人之情也若是者非財不能辦取足於財非民力無所出多取於民者法義之所禁也是以欲肆其侈者必不能不多行不義于民既侈其欲則又必傲然自高蔑法而凌人嗚呼金綺充斥而知貨賄之上流舄黍飫棄而悟黔庶之轉壑貪瀆之風成于上而怨讟之聲溢于下國家之敗有不繇是起者歟春秋傳曰侈惡之大也信乎其為惡之大也

天之生物以為天下用也竭天下之用而資一人之侈其違天意也甚矣故曰實悖天道自夏商已後以汰侈滅其身以及其家國者不可勝數也春秋之君

子觀列國之大夫必曰侈者其先亡乎魯之僑如晉之欒荀衛之公叔鄭之良霄齊之慶封若是者非一二也而前者既覆後者加厲迄千百年而未已此所謂萬世同流者歟肆其侈者必先自服飾始服飾之求美於人其事至淺微也而其流之禍不亡國殄家不已也故曰服美于人將由惡終嗚呼其為戒亦至深切矣

愚釋多士謂殷民遷洛者皆強宗世家力足以扇動小民者至畢命言世祿之家席寵惟舊則益可信無疑矣夫世祿之家其怙侈也久矣而周公君陳之莅

洛未嘗有以是為戒何也殷民之始居于洛也國亾
而家遷屬耳懷其革代之恫蓄其流播之憾將怫然
有思亂之心曉告鎮安之是急固未暇它及且以禍
敗之燼重之以遷徙反側亦未暇豢酣於舊習也既
歷三紀毋於畀平叛亂久息宅畋如舊此則其侈心
復萌之日也故曰政由俗革又曰雖收放心閑之惟
艱蓋亦其時然而已經又曰資富能訓惟以永年繇
是見之則商之世臣遷于洛者其安富皆自如也周
之德亦可謂厚矣
貴不期驕富不期侈富者固為侈之資也然饑寒紓

自然經室藏

而恒心全溝壑遠而教令行既富而教其爲貨也亦大矣故曰資富能訓德義之爲訓也大矣然不諜于古聖賢之遺言而取决于一己之臆則以非德爲德非義爲義者亦多矣故曰不由古訓于何其訓蔡傳以資爲資財古訓爲稽古以爲之說且曰善無證則民不從蓋謂教訓之辭必引故實以證之也俱恐非本指

拊綏懷輯之謂保釐齊修舉之謂釐彰癉旌别申畫愼固皆釐也王者之政先富而後教先惠而後威隆周之民浸漬德化幾乎家給而人足矣是以康王之

告畢公也略於保而詳於釐蓋亦時宜然也究之予
道洽澤潤民免惡終則其為保又孰如之蔡傳以旌
別淑慝為保釐蓋謂旌淑為保別慝為釐也又曰不
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是殆以愳懦姑息為保
而釐專乎刑威矣愚竊謂不剛不柔皆釐之之事而
保存中其中夫果於嫉惡名怨而激變固非所以為
釐一於惠愛而無法度以維之亦未有能保民者也
先儒以河南為王城洛陽為下都亦為成周蔡氏因
之指君陳畢命所稱東郊成周者皆為下都夫周都
在鎬而會諸侯于洛邑故以鎬為宗周言天下之所

尊也以洛為成周言王業之成于是也成周者盖東都之總名不應捨王城而獨指殷民所遷之地為成周也竊疑敬王自王城遷于下都因以新遷之地名為成周以别于王城之舊都耳成康之世必不專以下都為成周也然則其曰東郊者果專指下都歟曰是則或然矣然天子之國以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者其定名也若汎言之則邦畿千里之内無不可謂之郊也由鎬京而視洛邑又安知其不總稱為東郊哉

君牙

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鄭康成以為
書於王旂孔穎達以為王建太常即春官司常所謂
日月為常者是也愚嘗疑旂旒之上既有繪畫而復
書功臣之名於其中不亦龎雜之甚耶君牙曰厥有
成績紀于太常太常之所紀蓋不獨其名姓而已功
臣而非一人也方尺之旂又何以勝其書哉常者典
也宣周時紀功之典冊有名太常者若後世金匱石
室之丹書歟
先王之臣古本作先正之臣孔傳以先正為父祖愚
謂先正先世賢臣為民之長者也先正之臣蓋謂賢

臣如先正者君牙之祖父亦其一二也夫有文武成康之臣然後始可以克守文武成康之緒亦惟者思之而未得之辭也思先正而不可得此所以憂危也和者無所乖戾之謂也五品不遜民之所以不和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上下長幼各順其則而民無有不和者矣不知者以禮義之教為強民也故申之曰式和民則夫唯以身先之而感發其固有之良此所以式和也柬之以法禁毆之以刑罰求其和安可得哉故又繼之曰爾身克正罔敢不正

祁寒暑雨天道之所不能無也亦其所不可無也不可無也而民猶以為怨其怨也亦妄矣古之人不敢以是責其民而皇皇焉必求所以彌之夫祈寒暑雨出於天者也猶不敢以怨者為罪而况其出於人者乎王安石作新法而天下胥謗呂惠卿之徒乃告其君曰祁寒暑雨猶有怨咨安得使民無言乎嗚呼古之人見民之怨咨于天猶引以為己責彼乃以胸臆之私歛怨于民顧反援天以自解小人而無忌憚一至是哉

命官之辭始于舜典其辭雖至簡未有不正言其官

自然經室藏

名者唯説命稍異其例然既曰爰立作相則亦不待
弁言也君牙之命但曰今命爾予翼而不言其為何
官序書者特以其有弘敷五典之語意其為司徒耳
此其立言之體已可疑矣君牙冏命之文大抵皆萎
弱平緩而君牙為尤甚爾身克正罔敢不正論語之
意也夏暑雨一章禮記之文也丕顯以下四句孟子
之所引也一篇之中唯茲三段為可觀然文謨武烈
鋪張鄭重有若歌頌典册之文不然則亦人臣勉其
君繼述之辭也司徒之職雖重亦安可以施此語哉
姑書竢知者質焉

問命一

三古之籍复乎潤焉其屋見焜燼餘者什不能一二也生乎千禩之後徒執其不能一二者而欲傅會以盡其所未見嗟乎雖聖人不能也孟子言湯之時有伊尹萊朱則曰湯之賢臣見於書者唯仲虺萊朱必仲虺也高宗肜日有祖己而西伯戡黎有祖伊則曰祖伊必祖己之後也孔子言武王有亂臣十人而成王之誥多邦曰亦惟十人則曰此十人即十亂也陳風墓門之詩曰夫也不良國人知之而陳之㒲人見於經傳者唯陳佗而已則曰墓門刺陳佗也夫以千

自然經室藏

數百年之間而以名姓著于書者不能踰百餘人謂是百餘人之外無一賢臣亦無一亮人吁亦難乎信矣陳氏謂成康時芮伯為司徒君牙當是其後董氏謂昭王南征而不復故穆王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又曰怵惕惟厲中夜以興蘇子瞻又以君牙伯冏之命無哀痛慘怛之意譏穆王不討父讐是皆傅會之過也文王已來為司徒者亦多矣為司徒於文武成康之世者必皆賢臣也又奚但芮伯一人而止哉昭王之事經無明文史記言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不赴告諱之也當是之時周德雖衰幅員未蹙咸令

猶行諸侯之服從猶夫舊也犬戎荒服猶尚問不賓之罪使楚人敢為弒逆舉天下之力聲其罪而討之不患其不捷又奚憚而至不敢赴告哉管夷吾欲重楚罪黜昧其辭于數百餘歲之後遂使穆王負忘親忍離之罪於百世其亦寃矣然則昭王之不復也果何故曰未可知也豈其或不慎舟楫以自取湛沒也故周人諱之而楚人之職于守土者亦不得辭其不謹之責耶若膠舟之事不唯不見于經雖左氏史記亦無載焉固未可深信也

承者下奉上之辭也下之奉上豈專於聽順而已哉

對揚其命宣布其德固承也彌縫其闕正救其失亦承之大者也承弼者承而弼之也猶曰由下而弼上云爾蔡傳分承弼為二而專以承為承順承順之臣不患其無人也又何必待正人也哉然則臣賢主聖亦不可以承順歟曰何為其不可也雖然聖莫如舜命其臣曰予違汝弼而已未嘗曰予美汝順也嗚呼為人君而以承順望其臣其弊也可勝旣哉

起居者攝心之齊也號令者徵德之符也起居之不欽于外而心不放于内者未之有也心放于内而外物膠之其號令之不失其宜者亦未之有也是以欲

正其君之德者必先自其出入起居始夫格心者固
正君之本也然危微精一之講討洋洋乎厦氈而流
連馳騁聲色之娛坐視無一言乃曰我將先正君心
政不足間也可乎哉是以必先曰繩愆糾謬而後曰
格其非心愆謬者非心之見乎事者也隨事而繩糾
之乃所以格其心也
古之侍御于暬近者皆賢士大夫也太御與天子同
玉輅而其班在六卿之亞羣僕之臣大率皆下大夫
上士也降逮漢初去古猶通霍光張安世皆以大臣
驂乘文帝與張釋之乘徐行論秦亡之弊袁盎所謂

自然經室藏

天子所與共六尺輿皆天下豪英者是也自漢已後則此意不復講矣後世太僕之官亦或有周旋于乘輿之側者仗衛環列抑首進退欲一得瞻望顏色難矣況望其從容叩問以展其胸中之蘊乎且不獨僕臣而已凡公卿近侍之臣得陪奉執事于左右者唯大會朝祀饗時耳班序肅穆臚唱有節常職之外不敢一有所預至朝退燕閑又不敢輒自通曰朝廷之禮不可以不嚴也君臣之間不可以或褻也嗚呼人主燕閑之中果可以獨處而無一人又果可以終日而無一言歟在便嬖婦寺則可而在朝廷承弼之臣

則不可此果何為也哉

叅傳釋便辟曰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審然則辟當作去聲矣朱子釋論語損者三友以便辟為直之反又曰辟便辟也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愚謂辟與直相反則讀宜如邪僻之僻周旋習熟應對無忤而其中則不由於誠此所謂便辟也夫與之處而常使我有不安之心者多直士與之處而常使我晏然肆志者必小人也今俗之諂人者率多以生疎生疎者率意由衷放言而不飾猶有時益於人其免於生疎者捷給儇利無往而不恱於人其為損大矣

然則威儀棣棣聲氣可樂者亦可以便習識歟曰君子之有威儀也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使人安然而無憚也且中行之難得也久矣不得中行而唯生踈是薄其不為便辟之所損也幾希矣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自敵以下猶然而況於君臣之間乎人固有鯁直自喜敢言不諱而反喜人佞己者喜人佞己則所與親者皆佞人也其進而立於朝則引類而同進者亦必皆佞人也使佞人滿朝已雖獨鯁直敢言何益哉夫憸人者固人之所易昵也有鯁直之風者往往多自是有自是

之心者恒以同已者為是苟恒以同已者為是則諂諛巧佞相時而求合者安得不日充斥於其門哉嗟乎世固或有剛方絜廉矜名節慕忠義而卒不免為佞人所欺以禍其國家者則好諛而昵憸之故也嗟乎可不戒哉

天下之禍莫大於在位者好貨在位者好貨則天下之貨皆上流而民始窮矣在位者好貨則其用人也必以貨凡以貨求進者非市井駔儈之子必掊克朘剥之吏也市井駔儈之子掊克朘剥之吏充斥于朝而民之窮益不可救矣官爵者國之器也進人者所

以事君也假國家之名器豐私門之苞苴以賂遺之薄厚品王官之崇庳其慢君也亦大矣故曰非人其吉惟貨其吉惟僉大不克祗厥辟穆王之時去文武成康未數世也猶以是申申爲戒而况於後世乎瘝之爲言病也官以賄遷則失其人而病矣後世多以瘝曠并言故蔡傳釋瘝爲曠然曠固足以瘝其官矣而瘝則不獨以曠言也

尚書補傳卷之十三

豊山　洪奭周　纂

呂刑

惟呂命命呂侯以作刑也作刑者更定刑罰之書而作為新制也史記曰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宣穆王因呂侯之言而作刑因使之掌其事歟蔡傳謂先言惟呂命以見訓刑為呂侯之言殆若以呂刑之書皆為呂侯之言者未可曉也

蔡傳以耄荒度作刑之荒為從歟無厭之荒以穆王之車轍馬跡遍于天下證之穆王之巡遊固不免乎

自然經室藏

荒矣然聞祈招之詩而獲安于祗宫則其改過從善
非英主亦不能也吕刑之作在於享國百年之後則
其聞祈招也必久矣史氏方叙其恤刑審法之事又
豈容追譏其已往之禽荒也孔傳謂雖老而能用賢
陳新安謂當耄荒之時而能㦲度作刑見其篤老而
尚仁厚葢倶得之蘓子瞻以荒度作刑為句而訓荒
為大大未審是否而蔡氏謂耄亦貶之之辭則尤未安
大舜之耄期微子所謂吾家耄遜于荒亦豈貶之之
辭耶
風俗之變必由於元惡臣猾及其既變也雖聖賢相

緇而作亦難以絶其根不知者以嚴刑齊之而俗之
弊愈不可救矣上古之俗一變於蚩尤而冦賊姦宄
之習至累世未已苗民惡奸宄之不可禁而專欲以
刑威勝之此劓刵椓黥之所以淫用而無辜之所以
并罹于虐也蓋俗亂而後刑重刑重而及於無辜則
亂益滋蚩尤之作亂苗民之刑亂其歸于亂則一也
是以穆王懲苗民之重刑而推本自蚩尤始孔傳謂
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疏因謂蚩尤必亦造虐刑恐
非其本旨也
孔傳釋鴟義爲鴟梟之義蔡傳謂以鴟張跋扈爲義

俱於文義未順馬融訓鴟為輕蓋輕蔑禮義之意也鴟之為輕於字書無攷漢儒近古豈或有所據歟蔡傳又以虔為虔劉而不明釋字義杜預曰虔劉皆殺也韋昭曰強取為虔詩云方斲是虔毛傳曰虔截也作者創造之辭也始者無乎前之辭也既曰作五虐之刑又曰爰始淫為劓刵椓黥則其為苗民之所創造也明矣先儒遂或謂唐虞五刑非肉刑然伊訓盤庚周禮呂刑皆有黥劓之文夫豈以殷周之盛而襲用頑苗之酷法哉呂伯恭謂五刑制自苗民聖人不得已而用之陳新安曰鄭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傳猶

議之孰謂舜以三苗虐威而竄其身乃效其虐威而用其法乎且穆王方諄諄以苗民為戒乃反遵用其法不然必矣曰虐與淫非即古之五刑必如紂之炮烙剖心孫皓之鑿人目剥人面之類耳陳氏之說固正矣然經文但曰劓刵椓黥而已又何以別於商書周禮之墨劓而必斷其為炮烙剖心之類哉上古淳質法亦簡易其無肉刑固明矣聖人惡作俑者墨劓剕宮之刑亦必非軒嚳堯舜之所剏也豈其始作于苗民浸淫遂及于中國而行之已久不能復廢歟然上曰淫為劓刵椓黥而下則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皋陶所制之五刑亦必有變於苗民之黥劓矣
罔中于信蔡傳無明釋孔疏訓中為當言其行無與
信義合也陳氏以為信不由中之意二說皆可通而
陳説似稍長孔蔡二傳皆釋虐威為虐政作威而於
上下文無所連屬竊意虐威庶戮謂虐威所被之庶
戮也虐威猶詩所謂旻天疾威也
信不由中而質之以言語其於德已衰矣言語之又
不足信而要之以鬼神於是乎有盟要之以鬼神而
又或背之於是乎又以惡言加之而有詛其俗之薄
尚可問哉公羊子曰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

伯詩書所載虞夏商周之盛際未見有言及於盟者也而周禮有司盟之官掌盟詛之事豈其書晚出非盡周公之舊歟或曰肉刑盟詛皆起於苗民而習俗既渝不可復淳後之王者亦不得已而用之猶商鞅廢井田秦人尊君抑臣隋煬以科舉取士而漢唐已來咸沿襲為常典也嗚呼豈其然歟

傳曰國之將興聽于民其將亡也聽于神老子曰以道治天下者其鬼不神夫天下有道為善者必賞為惡者必刑民無不伸之寃事無不白之疑又安用求諸神天下無道而為善者不必蒙福為惡者不必受

禍慶賞刑罰之施皆外於常情於是乎有壹欝黕昧
蓄疑懷憤無所控告而籲神以求直者矣及其流也
人事廢而鬼道熾妖昏厭刻之巫又始有假神恠而
陰售其私者矣於是乎木石之怪山林之不若皆將
秉時騁妖以孽于下民而民之惑尤不可觧矣是以
淫刑之禍必至于瀆神傳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家
為巫史自明季已來中國之俗家家供神乩鸞之術
遍于天下而人與鬼相語于白日殆亦所謂雜糅者
歟
孔傳曰皇帝帝堯也蔡傳曰皇帝舜也孔傳蓋據國

語堯復育重黎之後蔡傳則據舜竄三苗二説皆可
通也皇帝之號起於秦始而歷代沿之至于今為典
胡寅嘗譏其非然不知其已自堯舜始矣
刑威者非聖人之所欲用也彼既以虐而威民則吾
不得不以刑而威彼茲所謂報也朱子曰聖人制刑
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
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嘗有如是之酷矣是以
聖人不忍其被酷者銜冤負痛而為是以報之雖若
甚慘而語其實則為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
之甚而不得赦也朱子此言即報虐以威之箋疏也

春秋傳曰少皥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熈使重為句芒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蔡傳謂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不曰子而曰後者蓋以堯所命者為重黎之後也其曰重即羲黎即和者因孔傳之文也然孔傳之說本無所據孔疏引乃命羲和欽若昊天為證然重黎分司天地而羲和分掌四時其職固不同矣楊龜山謂春夏陽也故羲近重秋冬陰也故和近黎黎為火正其職主夏而和仲和叔則秋冬之官也黎之不可以混于和尤明矣堯有天下百年天下之賢無遺於野其能舉天地之職者决不但羲和四

人而止也上世載籍既簡久又亾佚其往往散見于諸書者猶可以互相備也後之儒者乃必欲牽強傳會使其往往而散見者皆必合之為一而後已誠不知其可也

罔有降格蔡傳無解孔傳曰言天神無有降地地民不至於天言不相干也此說近之然其言地民不至于天者亦未安使重黎不修其職地上之民豈有至天之理哉竊疑降格者如左傳有神降于莘之降今世之巫覡乩神依附人身通言語而作禍祟者皆是類也

水清而後姸媸見心清而後善惡辨水之不清泥沙之混也心之不清邪私之蔽也故曰皇帝清問下民謂其無所蔽也聖人之心固未嘗有蔽也然兆庶之衆非一人之所能盡察也故曰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言自尊及卑一於明明而後始可以達民之情也君臣之相須之殷若此

民不得告訴于明也而後去而求諸幽罔差有辭者無所告訴之謂也善惡之報皆無望於人也而後不得已而要諸神以覆詛盟者要諸神之謂也明而無不伸之寃則無為乎取諸幽矣鰥寡無蓋者無寃不

伸之謂也賞必加于善則天下知為善之福刑必加
于惡則天下知為惡之禍知善惡之必福禍無疑也
則修德而不求神畏法而不畏鬼矣德威惟畏德明
惟明者畏法而從化之謂也明明德于天下而天下
莫不從而明焉故曰德明惟明或曰德明之明猶明
明揚側陋之明也孔疏曰以德明識賢人人皆勸慕
為善是也先言畏而後言明承上文過絶苗民而言
也三苗之竄德威之大者也
典之為言法也刑平國用中典刑新國用輕典是也
折之為言斷也曲直之不分過不及之不齊斷之而

自然經室藏

取正焉故亦謂之正也呂刑一篇言折者凡四折民
之折與折獄之折其義一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謂
布法于下而斷其刑也先儒見舜典臯陶爲士而伯
夷掌禮遂釋典爲禮釋折爲逆折其入刑之路不然
則又疑經文爲傳聞之謬是又牽强合一之弊也古
之仕官者固不如後世之數遷然舜於三載之間亦
嘗歷試諸難又何疑於伯夷之歷掌刑禮也且以堯
舜相承一百五十年之間而謂刑官只有一人其亦
泥矣吳氏謂二典不載有兩刑官夫以一百五十年
之事而括于一千餘言之中謂其無一言一事之遺

其亦泥之甚矣或曰禮之視刑可謂重矣獨不舉於
三后之中何也曰五典之教豈不尤重於刑哉然且
不舉言固有賓主也呂刑之書主於刑法故先之以
伯夷之典唐虞之際有大功於生民者莫如禹稷故
特舉以配之所以見刑法之重也然則天下之言刑
法者莫不以皐陶為祖今捨之而先伯夷何也曰舜
之耄期皐陶猶未老伯夷掌刑豈或在皐陶之先而
典法之定皆始於其手歟且傳曰齊大岳之後伯夷
之亂也申呂姜許皆出於四岳故太公姜姓而亦稱
呂尚然則伯夷蓋呂氏之先祖也命呂訓刑而稱伯

夷以𠷎之固所以著其世守也
主名山川蔡傳無釋孔傳曰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夏
氏僎以為山曰會稽川曰三江之類愚謂山川之名
自古而有非盡始於禹也且山川之名又何繫於恤
民之大切哉吳幼清謂各主有名之山川以表疆域
其說似長蓋即奠高山大川之意也或曰主如百神
爾主矣之主詩所謂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者是也
伯夷之所降果刑典耶則又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不已贅歟曰士蓋謂皐陶也伯夷始之皐陶成之固
不可以偏廢也且呂刑之書為刑作也三后之政并

舉于上而於刑也獨申言之賓主之勢固宜然也是以穆穆在上以下皆言制刑之事非獨此一句而已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制百姓于刑之中謂以刑之得中而納民于軌度也刑太輕則民無所畏而易犯法刑太重則無辜者橫罹而民反起為敵讐嚴於奸宄而恕於良善其輕不可慢而其重不及於無辜此之謂刑之中其輕不可慢則為惡者無所逃其重不及於無辜則為善者無所憂為惡者無所逃為善者無所憂則民莫不去惡而勸於善此之謂以教祗德也蔡傳釋下章故乃明于刑之中固以為無過不及

自然經室藏

之差矣而其釋制百姓于刑之中則但曰刑辟之中
似以爲中外之中者恐未安也
雖有堯舜之君必待禹稷皐夷之佐而後成其教故
曰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然後曰鰥寡無蓋然上
必有堯舜之君而後禹稷皐夷之佐始可以効功于
下故又曰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穆穆者深遠之意也
明明者精白之實也天子修德而恭己于上人臣勵
精而綵理于下此上下之體也
不善者刑而民莫敢不趨於善是刑之所以教民祗
德也雖然不先以德而唯刑之是尚雖刑而得其中

亦不過免而無恥而已况必不能得其中乎德修于身而後政清于外政清于外而私邪無所容然後枉直不混而輕重不失故曰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故者上下相接之辭言惟德之勤乃所以明刑也蔡傳謂德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果爾則惟德之勤之下必須更有一句不然亦不成文理矣

彝者常也棐彝即棐常也孔傳於棐常則曰常法棐彝則曰常教蔡傳於棐常則曰常道棐彝則曰常性教道與法固皆可通而曰常性則亦太深矣刑所以

輔治也故曰棐或曰棐常以羣后言棐彝亦當以在
下者言謂其輔成天子之彝教也
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語意本未可詳先儒以篇中屢
以貨賄為戒如庶威奪貨獄貨非寶等語皆是也故
遂以富為賄賂然其意與上下文俱不相屬至蔡傳
以威為權勢則一篇之内凡言威者如德威虐威具
嚴天威皆指用刑者而言不應於此而獨指受刑者
之權勢為威也竊疑訖之為言止也終也終之為言
猶成也富以富民而言即上文所謂惟殷于民也刑
固所以威民也然聖王之用刑非止於使民畏威而

已奸宄不作淫侈不興民無苛政之侵而各勤其業以致其殷富斯乃明刑之成効極切也

上不畏天而民畏其上者未之有也自治不嚴而欲嚴於治民民之所以怨懟也易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此所謂敬忌也敬忌者有所畏而不敢為非也罔有擇言在身則發諸口者無不善惟克天德則修諸躬者無不純此又其深淺之序也君臣上下一於德如此則可以永言配命而克享天心自此已上蓋極言唐虞制刑之功效也然惟訖于富之義終未甚晳而敬忌以下語意尤不相接姑存疑以俟知者

自然經室藏

播刑之廸孔傳以為布刑之道蔡傳以為布刑以啓廸斯民愚謂廸之訓道乃導率之義非道德之道也啓廸之廸即亦導意然於播刑恐不甚貼廸之為訓有順有由由也者由其道也播刑而由其道則刑不失中而率乂于民矣

周禮秋官小司寇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又曰死刑之罪司寇聽之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鄭康成曰麗附也以其罪視其法必相比附然後斷之此所謂獄之麗也

桒而貪者猶有所不敢取作威而貪則其取也無紀

矣私而取者民猶有所避倚法以取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是以歛民之財莫甚於重刑孔傳釋庶威奪貨曰衆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蓋謂是也蔡傳曰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是析庶威奪貨為二而且以奪貨為貨奪於文勢已不順矣且曰庶威奪貨斷制五刑則是其作威而奪貨者即乃典獄斷刑之人也如蔡傳所釋則威與奪皆以它人之撓法者言而不屬於典獄之人无恐其非經旨也夫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此固衰世之通弊也然其弊在於無法而失柄若所謂庶威奪貨者峻刑以剥民

自謂不失其威柄矣而貨賄上流民不堪命其獘又在於酷法二者雖同歸于亂其實則亦不同也

酒誥曰弗蠲乃事時同于殺蔡傳釋蠲為潔弗蠲者不以為潔也呂刑曰上帝不蠲降咎于苗其文勢與酒誥正同孔傳亦曰天不潔其所為而蔡傳乃釋蠲為貸自相矛盾未可曉也罔有馨香德則發聞惟腥非即不潔之謂乎

伯父伯兄同姓諸侯之尊稱也然必年長於父而後可謂之伯父年長於己而後可謂之伯兄穆王享國既百年矣諸侯之年未必有長於穆王者也況長於

其父乎是以先儒多從曲禮之說謂同姓大國為伯父然同姓之親以倫序為重不問其屬之尊卑齒之長幼而唯以其國之大小不幾於亂其倫序乎且以其大國而謂之伯父矣則仲叔季弟幼子童孫亦可謂其國之漸小而遞降其稱乎此其說必不可通矣

上世多壽如伯公畢公皆弼亮四世其享年度不下百歲太公則史固謂其百餘歲矣又安知穆王之世無是比也且享國百年亦舉其大數耳未必恰在於滿百之後也

孔疏以格命為至善之命又引鄭康成說訓格為登

而以為壽考之意蔡傳無明釋只曰格至也竊疑格
如格于皇天之格言我所命庶有可以感格人者也
或曰格命猶云格言此即孔疏所謂至善之命也
呂刑之文比盤誥則亦平易矣然間有絶難觧者自
惟訖于富以外如田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俾我一
日何度非及惟官惟反惟內惟來勿用不行非從惟
從有并兩刑無疆之辭俱未甚瑩冈不中聽獄之兩
辭以下則全一章皆難通矣爾罔或戒不勤意當有
缺文或戒之間或脫一不字歟蔡傳謂戒固善心也
用刑豈可以或戒哉戒也者先事而儆飭之謂也謂

用刑不可有後悔則可謂用刑不可以或戒豈有是哉

恃其有者必不能久其有秦皇之有天下自以為子孫帝王無窮之業也其言曰二世三世至于萬世而其亡也纔過一世漢世祖賜南頓民復一年父老請五年帝曰朕居大位日復一日何敢期五年其兢兢不敢自保如此此漢祚所以綿也天齊于民俾我一日其亦猶日復一日之意歟

天之立君所以整齊斯民也受天之命為民之主一日不勤而天命去之矣夫唯知天命之不可以一日

自然經室藏

安也則其心自不敢不戒其政自不敢不勤如是者能永綏厥位而終保天命者也不然則謂已有命唯欲之是徇而將無以保其終矣是二者皆人之所自取也夫命之者天也其命之終與不終則存乎人而已故曰非終惟終在人天之命我其始也一日而已能終其命則斯可以萬世而無斁矣故曰其寧惟永非終惟終蔡傳以為即康誥非終乃惟眚災非眚乃惟終之意雖畏勿畏雖休勿休蔡傳以為即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之意然康誥君陳之文上下相承語意明白而在呂刑則文勢語脉俱𡼖阢

而不可通至於以休為宥則亡無所據矣呂刑之書自篇首已下皆歷叙前古得失之跡其戒告群后則實自此章始故先言敬戒勤勵之意而後結之以惟敬五刑蓋一篇之辭皆專言刑法而此章則獨言用刑之本立言之體固宜爾也蔡氏則必欲其無一句而不為用刑之事此所以牽合而愈不通也孔傳曰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先戒以勞謙之德其意則亦近之矣然其曰勞謙則亦非此章之本旨也夫任天下之重者不可以有所恃亦不可以有所憚驕者得小而自滿懦者見難而

自沮其不能敬迓天命一也艱大之投亦可畏矣而勤勵之志不以是少沮崇高治安可謂休矣而儆懼之心不以是少鮮此之謂雖畏勿畏雖休勿休也

經傳言三德者多矣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孔蔡二傳皆以為洪範之三德蓋以其同載於周書之中也竊按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刑者所以禁人之惡也為惡者懲則為善者勸逆惡者無所容而孝悌之風成矣故曰出於刑則入於德此所謂以成三德者歟

古之治獄也以平反為仁後世之治獄也以窮治為忠古之治獄也以清簡為良後世之治獄也以蔓延為能一人之坐而及其親黨及其隣比又及其知舊往來一語之交關一事之疑似無不入其鍛鍊者而獄始濫矣在朝則黨禍成在野則閭里騷於是乎元氣索然人不聊生而無良之徒又將乘時以逞其網打嗟乎彼作俑者亦自謂其公方嚴密能不失有罪耳孰知其禍之至此極哉是以仁人君子之治獄過有可以連及者必為之再三審度唯其不得不及者而後始治之蘇子瞻曰罪非已造為人所累曰及國

自然經室藏

之安危運祚長短咸繫於此愚謂何度非及之義本未可詳而蘇氏之說係於忠厚有足以為後世倣者是以蔡傳采用其意而今亦從焉

刑罰之小者所在長吏皆可以自斷也其麗於五刑者則不可以一人之偏見決也周禮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掌其所治之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聽于朝司寇聽之羣士司刑皆在此所謂師聽也師者衆也或曰師官長也即所謂士師者是也天下之民麗于五刑者亦不少矣一一而聽于司寇無亦煩歟曰周禮之所云者邦畿千里之內也諸侯之國則亦各有

士師與司寇矣然大夫以上有死罪者必請于天子故葵丘之禁曰無専殺大夫夫生人之命不可以不重也大憝之誅天子猶為之變食而不舉樂後世有司牧奉使之臣往往以片言頤指而殺人曰彼固當死者也嗚呼其亦濫矣

五罰不服孔傳以為不應罰其釋服字未瑩疏以為其人不服則䟽矣有罪而抵拒者亦可以其不服而赦之耶舜典曰五刑有服下章亦有曰上服下服者蓋古刑法之書有是名也服有整齊稱愜之意所謂服行厭服者皆是也豈以其情法相稱人無異辭者

而後始謂之服歟又按蔡傳訓正爲質亦未瑩金吉父謂正猶漢書所謂當得之蓋所謂違慰當也五過之疵孔傳及疏皆以爲阿私故縱之事蓋專屬五過言也蔡傳則兼包刑罰而言故孔以官爲同僚反爲詐反因辭拒諱不服來爲舊相往來而蔡以官爲威勢反爲報德怨來爲干請據經文只言五過之疵則孔說似稍長然官反內來之義終不可詳蓋律令之書別有名例令世所行典律之文雖宿儒文士非素講於其法者不能通也而况於數千載已上乎上章之曰及曰簡此章之官反內来下文之非從惟

從胥占兩刑單辭兩辭之類皆必周時刑獄之常稱
意亦當有如今律之名例者而不可攷矣
其罪雖均孔傳以為罪與犯法者同蔡傳以為以人
之所犯坐之即所謂以其罪罪之者也然誣人而陷
之罪者以其罪罪之可也失出之罰與犯者均不亦
過乎人有罪當死或過而傳之生遂反以死罪加之
此張湯來俊臣之所為而路温舒所譏急縱出之誅
者也豈上世之所宜有哉竊疑雖均者謂五疵不同
而其罪則一如官與反內與貨與來皆無輕重之別
也或曰殆疑而傳之輕者雖有失不害也以女謁貨

賄威勢之所怵而撓王法以徇之安可以不重其罰
也然其罪惟均不言於刑罰而獨言於五過五過者
五罰之所降也然則以其罪罪之者但當入於五罰
之科而已其必不抵於刑辟也亦明矣
簡孚有衆則文案審矣情事合矣證援亦備矣猶慮
其或有冤也故又稽之於貌貌者視聽顏色舉止之
統稱也古人鞫囚囚已服無異辭而察其色若有冤
者徐問之再三始得其實此所謂惟貌有稽也然罪
狀既著而稽諸貌可疑者傳之輕可也罪狀未著而
臆加之罪曰爾貌如是必犯罪無疑也可乎是以復

申之曰無簡不聽無徵於實者雖其貌有疑亦不可聽理也古人之果於赦而慎於罪也蓋如此

人君之職固可以殺人有司典獄者之權亦可以刑戮人然刑人殺人皆天威也雖人君亦不過奉天威而行之耳是以當罪而不罪廢天威也不當罪而罪褻天威也人皆知當罪不罪之為傷威而不知夫不當罪而罪者其傷威尤甚也今夫為人任使者受其主之寶器而奉之其心必兢兢焉不敢褻而用也況假天威以加於無罪耶其為褻天也亦甚矣褻天之威者不知天之尊嚴者也故曰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贖刑之見譏也舊矣蔡傳引蕭望之與張敞爭論以為敞之所建未嘗及夫殺人及盜而望之猶以為傷化然敞之所欲贖者雖不及於殺人賊盜而其它有罪者不待疑而皆許與呂刑之疑而後贖者固不同矣然則呂刑之贖果合於先王之法耶罪疑而贖固宜也然罪至大辟而猶以疑贖先王之法蓋無是也且大辟之贖至於千鍰中人之所必不能辦也以其不能辦也而直赦之乎是棄法也能辦而贖不能辦而刑乎是富者常幸而貧者常不幸也先王之法固無是也雖穆王呂侯之所度亦豈至若是經哉王者

之制民也有財者出其財無財者出其力力亦財也
大司寇之職凡民之有罪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
役諸司空自朞歲以至于三月以罪之輕重為差漢
世之鬼薪白粲城旦舂後世之所謂徒者皆原于此
後世之法有當輸財而不能者許計其庸直以償呂
刑五罰之贖亦或用此制歟

先王之治任人而不任法叔向有言曰先王議事以
制不為刑辟三辟之興皆叔世也繇是言之則三代
之隆固未必有律令之書雖有之亦必簡矣五刑之
屬至於三千雖後世之刑統大明律亦不若是繁也

自然經室藏

嗚呼周之德至穆王而亦衰矣或曰周禮司刑之職殺罪五百呂刑之大辟減而爲二百矣然則成王之衰反有甚於穆王歟曰司刑之所掌也墨劓宫刖殺其罪各五百夫法之輕重因人所犯小罪之犯其類必多大罪之犯其科必少又安得無縮無贏而一斷以五百矛截鶴脛以續鳧趾愚者猶知其不可况移輕罪以就重辟而求均其數之多寡耶世皆以周禮爲周公之書周禮之殺罪五百而呂刑之大辟二百穆王之所減亦必其可以無殺者也然則周公之時民可以無死而死者有三百其條矣其亦難乎信矣

無僭亂辭勿用不行蔡傳以為未詳固也其引或說以為無差誤於僭亂之辭則恐有訛差誤即僭也當改曰無差誤於雜亂之辭耳或曰上下比罪無僭為一句亂辭勿用不行為一句無正律而比附者易以失當故戒其無差亂辭者猶今俗所謂亂招也搥楚之下言言而文致之則無辜而枉羅者亦衆矣故曰亂辭勿用不行既曰勿用又曰不行深戒其不可用也

上刑下刑一定之經法也適輕適重隨時而取中也適之為言猶曰適當云爾殺人者死上刑也經法也

為父母復讐者或故不問是適輕也是用法之權也故曰輕重諸罰有權或上或下或重或輕亦可謂不齊矣其所以能齊其不齊者以其有倫而有要也孔傳曰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其意蓋如此蔡傳謂齊之以不齊於文勢恐未甚順

倫者自然之序也要者本旨之所歸也記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輕重之序淺深之量所謂倫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所謂要也先王之制刑非傷人也其本指存乎弼教而靖民耳是以凡有

繫乎五教之廢興生人之戚休者必有時權衡于法外此所以上服下服而有輕重之權也蔡傳曰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愚謂有倫有要正言其用權之節度耳夫殺人不死非權乎復讐者以父子之親為重此非所謂倫要乎論權於倫要之外而分以二之其不失正也亦難矣

便佞捷給俗之所謂有才也循良易直人之所謂無能也惻然不忍之謂良持平不偏之謂良循循守法而不敢操縱之謂良誠以待人而不能為鉤距億逆之謂良若是者皆末俗之所謂無能也使斯人掌獄

固疑有不愉快者民之無辜而罹罪者則必寡矣張湯以腹誹殺顏異虞世基以本情陷薛道衡千載之下莫不疾其佞也顧乃有口談賢聖曲傅義理以煆煉同羅人而反沾沾自喜為能者亦獨何哉

非從惟從蔡傳謂猶曰不然而然其義未瑩孔傳以為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意雖可通而於經文則為不備矣或曰辭之差錯者固不可從亦或有可從此所以當察也自此已下至在于天下大抵多難解讀是者唯味夫哀敬折獄之意而已焉可也

子產作刑書叔向譏之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

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并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兹言也愚常疑之不設刑章而臨事以制宜在唐虞已上則猶可夏后氏之盛也尚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成周之隆不能廢八法八則六典之用也而況於其下乎使其不作刑書臨事而後議苟非遇上聖之君大公之師民之爭也將滋甚矣且刑書之作自古已然必不自子產始叔向亦良大夫也其言宜若是無稽哉意古者雖有刑書亦只設大法而已決獄之際諸有司猶得參情法酌經權以議也故曰明啓刑書胥占胥占者相與審度而決之

自然經室藏

之謂也明啓刑書則廢法而徇私者無所售賫占則
拘文而失情倚法以箝人者亦可以矯其弊矣子產
之作刑書也豈以其世彌降而奸彌滋不得不取決
於一定之律而不復參之以臨事之議故終無以解
叔向之譏歟
孔傳釋獄成而孚輸而孚曰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
信於王疏遂以上而孚爲語辭下而孚爲汝一句之
內同字而異解亦不順矣蔡傳曰獄成於下而民信
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於文則固順矣然其釋輸字
亦未有明據愚謂成者猶今言成案成獄輸則傾寫

吐露之謂今之稱罪人辭服者謂之輸款是也成而孚者訊覈平議之盡其誠也輸而孚者服罪輸情而無可疑也如是而後乃具獄以聞于上故曰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

獄成而孚輸而孚然後始曰其刑上備則凡獄之上備者皆其無毫髮可疑者也雖然猶往往有疑乎其法之可輕可重也則必并列兩刑以請于上蓋有情輕而法重者爲有情重而法輕者爲亦有於法無文而其罪則可以上比亦可以下比者爲若是者非有司之所敢專也於是乎有兩刑之并上猶今之請上

自然經室藏

裁也然輕重之一定而無疑者固不必請也雖有疑焉其小者有司可以專決亦不必請也唯大辟則有請唯卿大夫士之爵命于君者則有請其請也亦不恒矣故曰有并兩刑言有時而并非恒例也

官伯者有司之長也立政之常伯周禮之宗伯宮伯之類是也族姓者有家之稱也春秋傳所謂胙之土而命之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者是也古者世臣大家皆稱族成王分魯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宋有戴武宣穆莊之族此皆所謂族姓也蔡傳以官為典獄之官伯為諸侯恐非文勢至分族姓為

同族異姓則无未有所據孔疏引春秋傳異姓臨於外同族於禰廟爲族姓分稱之證然則詩所謂公姓公族亦可分同族異姓耶此篇更端者凡六其首則泛引古昔四方司政典獄則通外內而告之也伯父伯兄已下則申告同姓也有邦有土則徧告在外之諸侯也官伯族姓則申告在內之百官有司也其終也則遂及於後世之嗣孫先總而後分先親而次疎先尊而次卑先近而後遠繇外而復歸于內其序固秩然也而其言則互相備見亦非必有偏屬也

有德惟刑唯有德而後可以用刑也其身不修而欲

以刑服人難矣民不見惠而唯刑䘚是聞欲以是齊民尤難矣蔡傳曰有德惟刑厚之至也意亦似指此孔傳以為使有德者惟典刑其意則亦是也於訓詁則恐未合也

相者左右輔助之意也天之於民未嘗不欲其去惡而從善也未嘗不欲其禍淫以利善也天不能自布其命令而人則宣之天不能自顯其賞罰而人則代之此所謂作配在下也或曰相者觀也上天孔昭監觀民得失而禍福之在下者不可不敬以對也

明清于單辭以下蔡傳以為文有未詳姑缺之缺之

識是也其所不缺者亦未敢盡保其無疑如淮府辜
功惟人在命皆未可強通單辭而辭則疑古者刑獄
之案有此例稱而今不可詳矣孔疏蔡傳皆以單辭
為一人獨言無證之辭意亦得之兩辭則蓋兩人相
訟錯互之辭也故曰罔不中聽獄之兩辭又曰無或
私家于獄之兩辭中聽者不倚于一偏之謂也私家
者有所私主之謂也
凡貨之不以其道得者未有不悖而出也而況於操
縱人命以為已利者乎獄者生人之大命也以貨而
戕人之命固天之所必罰也以貨而全人之命其罪

疑若稍薄矣然賄門既啓天下趨利有貨者固幸而免無貨者必有不得其死者矣是其罪與殺越人于貨者又幾何哉且不獨私賄而已罰鍰之入于官者亦貨也全人之生宥罪之疑取其贏以代小民之賦歛疑若有益而無害矣然利孔既開于上貨路既通于下倚富而輕犯曲法以漁財冈民幸罪而因以為利者皆其流之所必不能免也若是者又皆必不能免于天罰者也穆王定贖鍰之制而申之曰獄貨非寶永畏惟罰嗚呼其亦知自慮哉

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在德則為剛柔之合其宜在

刑則為輕重之適其平刑過于重則無辜罹毒不及
而輕則奸宄無所忌茲所以貴夫中也故曰明于刑
之中又曰觀于五刑之中又曰罔非在中咸庶中正
而終之曰咸中有慶皆謂其得輕重之平也然德者
刑之本也刑之能中亦由夫德之得其中耳故曰非
德于民之中言布德于民而得其中也孔傳謂文德
于民而為之中正意則亦近矣而文稍未順蔡傳謂
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夫民受天地之中劉
子語也後穆王數百歲矣且不言天地而但曰民之
中又孰知其為所受於天地者哉

孔傳釋五極為五常蔡傳則釋以五刑此篇為用刑作也則其謂之五刑也固宜然刑之為極既無可據且方言用刑之事而繼之曰屬于五極若以五極為五刑則所屬于五刑者果何物也先王之刑所以毆人于善而全其性厚其倫也是以雖殘人之肌苦人之身而其歸則不離于教化而已故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五極之為五常雖未可質其亦必五教五品五典之類而不為五刑也則明矣屬之為言附也繫也合也歸也大率皆不離之意也

嘉師猶言良民也刑罰之用所以待不良之人也而

用刑者猶曰嘉師何哉民未嘗有不良其使之不良者上之人失其德刑也方縷縷言用刑之事而終之曰受王嘉師亦可謂厚矣居字牧之職而先言民俗之不臧者吾知其必不能治爾矣受王嘉師孔蔡皆以為有邦有土之諸侯然此承上嗣孫而言則疑當指後世嗣君諸侯之民受之天子後王之民受之先王周公所謂以乂我受民者是也

文侯之命

朱子謂君牙冏命君陳微子蔡仲之命乃内史之屬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誥其文皆有格子今讀之誠

自然經室藏

然然是五篇皆古文也其文固平易近後世語文侯之命今文也間亦有爾雅語而其辭乃萎緩柔泛絶不類隆古之文宣亦内史之屬所作耶周之德抑至是而衰也周自穆王以後至于吾夫子時四百餘年矣夫子刪書獨取文侯之命一篇而其辭又無可觀如是宣周之無書至此哉尚書之傳于今者五十八篇而其在商周廢興之際者為二十八篇自泰誓以至立政凡二十一篇則首尾約二十年耳夫以唐堯已後秦穆已前一千五百年之間而二十年之書乃過其三之一小序所傳逸書之目其不在是二十年

之間者亦厪三十六篇而止耳說者謂夫子得書自帝魁已下九千餘篇而刪之審爾則其所取獨偏於商周之際至此何哉意者先代之籍世遠殘缺宗周之典又多亡失於幽厲之難唯商周之際諸篇皆作于周公為政之時也故獨保其傳于周公之國而吾夫子得以取之耳嗟乎文獻之不可徵蓋不特秦火之後而已哉

春秋諸侯之會盟朝聘也諸侯稱爵卿大夫稱名天子之命卿附庸之君則稱字單伯榮叔邾儀父之類是也天子之策命諸侯宜稱其名而尊禮之則稱字

孔蔡皆以義和為晉文侯字是也獨馬融謂能以義和諸侯以文勢攷之則恐不可通然春秋已前之人皆以伯仲叔季為字不然則冠之以子未有若義和之稱者馬氏之說意亦或有據歟若然則蓋象其功德以為號如保衡尚父之類耳

先正者泛言先世之賢臣如周召太公者皆是也蔡傳指以為唐叔唐叔成王之少弱弟也武王之崩成王尚幼唐叔又安得左右文武也夫以文武之聖猶不能無待于賢臣之左右也而况於平王乎此其所以稱先正也豈必指文侯之先祖哉

謀出於一人之私則人不服人不服則不順不順則不從謀猷以道則合人心合人心則人斯順之順之斯從之矣天下順從而不能安其位者未之有也故曰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孔傳曰所謀道德天下無不循從是也蔡傳謂於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是蓋以為其君之所謀而為先正者不敢不從也果爾則其為助也亦微矣

嗣造天丕愆蔡傳釋之曰嗣位之初為天所大譴是蓋訓造為為也孔傳及疏則曰繼嗣先王之位而遭天大罪過是訓造為遭也造之為遭固未見所據其

訓爲也亦作爲之意恐與蔡傳所釋者不同今姑當
闕疑而已抑或爲進而祗之之義歟或曰造天丕愆
自作孼也亂之興也在于幽王而平王以爲自造是
亦猶過則稱己之意歟
侵戎我國家蔡傳釋以戎狄侵陵若是則當曰戎侵
不當曰侵戎也戎之爲言兵也以兵加之亦曰戎泰
誓曰戎商必克是也
肇之爲始常訓也爾雅又曰肇謀也詩云肇敏戎功
朱子釋之曰肇開也酒誥之肇牽車牛始與謀皆可
爲釋文侯之命之肇刑文武則謀與開又皆可爲訓

蔡傳於酒誥釋以敏於文侯之命釋以始夫以詩有
肈敏之文而以肈為敏猶以書有啓迪之文而訓廸
為啓也固不通矣文武之後世有哲王儀刑憲章非
一代而止也又安得以文侯為始法文武耶
高宗之命說曰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平王之命文
侯曰汝肈刑文武用會紹乃辟其意正相似然則紹
乃辟云者謂使其君紹文武也會字之義有未可詳
金吉父以為會合諸侯而立平王以紹周之統或又
曰武成之昭我周王孟子作紹而朱子以謂承事之
義會紹乃辟謂收合已渙之羣心而承事其君也

江漢之詩曰告于文人錫山土田朱子曰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晉文武之後也故告文侯曰汝肇刑文武又曰追孝于前文人文人之爲文王也亦明矣蔡氏之釋大誥也以前寧人爲寧王之臣故其釋文侯之命也亦以前文人爲唐叔是再誤也或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其曰追孝于前文人可乎曰奚爲其不可也武王之命康叔也曰乃穆考文王成王之命蔡仲也曰率乃祖文王之彝訓夫所謂不敢祖天子者特不敢相呼如家人耳天爵之稱固未嘗改也又何不可稱追孝之有

鬯之為言暢也以秬釀酒而合之以鬱金芬香條暢故謂之秬鬯鄭康成謂秬鬯黑黍酒是也毛詩傳曰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是亦未嘗直以鬯為草名矣蔡氏釋洛誥曰鬯鬱金香草也禮曰鬱合鬯則鬱之與鬯不可以為一物也明矣其釋文侯之命曰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天子之祭用鬱鬯灌諸侯則有大功受天子之賜然後始用賚爾秬鬯者賚之使用於宗廟之祭也非必獨用於告其始祖而已也

簡恤之簡孔傳以為簡核所任蔡傳以為簡閱其士

亢書言簡者多為選擇之意如簡厥修𢌿簡在王庭
是也孔說似近是簡選以別其淑慝矜恤則無賢否
皆及焉此為政之體也文侯於是蓋受方伯之任矣
故命之曰柔遠能邇柔遠指所統諸侯而言能邇則
專乎其國矣簡恤爾都是也夫不能治其國而能治
其所統之侯衛者未之有也不能惠其民而能扞禦
外侮者亦未之有也東遷之初宗國淪亡寇賊橫㓕
而平王之言乃無一及於討賊復讐之事先儒譏其
無志固是也然其所謂惠康小民簡恤爾都者則猶
不失為隆周懷保之家法也而乃或并此譏之以為

當戡亂之際而講平世之政亦已過矣
先儒譏平王當傾覆禍敗之餘大讐未報而其書與
平康之世無異此固其所以陵夷於東遷也然平王
固非令主當是之時去宣王厲耳流風典型猶未遠
也在朝左右賛導辭命亦不至盡無人也國破君弑
宗社播遷而告命之辭無一言及之不過曰殄資澤
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而已於人情亦不近矣史記
晉世家文公敗楚城濮獻楚俘于周天子命晉侯為
伯賜弓矢秬鬯珪瓚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云
云晉本侯爵文公之稱謚於天子之邦也固宜曰文

侯襄王有狄難文公實扞衛之此所謂侵我我國家純汝多修扞我于艱者也是篇也抑襄王之所以命文公者歟遷史叙三代事固多踈繆然遷嘗親受書于孔安國亦安知其無所傳哉

費誓

用兵者人君之所不得已也民知敵之不得不討而後無怨乎其上無怨乎其上而後可以一其心力是以誓師之辭必先聲罪於寇賊費誓則唯曰淮夷徐戎並興而不復詳其當討之罪何也湯武之誓數桀紂之罪甚詳不如是則疑于逆順之分也茍扈羲和

之征順矣然不備言其罪則猶有疑于無故而動衆也戎夷並興東郊不開伯禽之師非自我起之也戚在門庭不得已而應之是固衆庶之所同知也又何竢屢言之有

蘇子瞻釋徂茲為往者而蔡傳從之於訓詁亦近矣然戎夷之患方在目下而乃以往者為辭其亦不切矣且但言往者之戎興而直繼以治兵之辭於文勢亦少疎矣費誓用字多它書所未有者或疑為魯人當時之方言徂茲二字意亦為發語之方言歟敽之為字本無達詁蔡傳用鄭康成說以為繕完之義孔

自然經室藏

傳以為簡蓋敿與料同音故通作料簡之義國語曰料民於太原是也牿者所以閑牛馬也師旣出征則牛馬出閑矣孔疏曰牛馬在牿遂以牿為牛馬之名鄭氏則以為施牿於牛馬之脚凡此類俱難强質姑當并存兩說滛舍無餘刑二義則雖有舊說終未甚安且闕之可也

婦人之不從于軍通義也何以有逋逃之妾孔頴達曰古者或以婦女從軍夫禮莫先於男女之辨秉禮者莫如周公之國以周公之國當周公之時而有從軍之婦女必不然矣蓋費者魯之近邑也淮徐之興

東郊不開伯禽之誓使其民自守其地而已故曰杜乃擭斂乃穽擭穽皆在于魯郊者也又曰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峙乃芻茭峙者積於其所之謂也伯禽之師蓋未嘗出郊遂之外也郊遂之民各守其地固宜有婦女之供役者也然則又何以曰甲戌我惟征徐戎也曰善守者以攻為守善攻者先守而後戰以攻為守然後敵有所憚先守而後戰然後內有所恃伯禽之禦戎也先守而後戰也甲戌之征以攻而為守也是故有守禦之師有攻戰之師費誓之作蓋兼而告之也故曰嗟人無譁聽命不言師而言人蓋

并告封內之軍與民也
峙之為言積也其字從山以象厚土之積也糗乾糧也熬米麥熟而擣之行者齎焉所以備炊爨之不及也茭乾芻也舊說皆已有明訓而蔡氏俱畧之名物訓詁之於說經末也然以其末也而忽之亦非所以致吾精也

古之經籍率以誦說相傳故其文往往多不同尚書有今文古文而今文又得諸口授其異者固宜尤多也鄭康成註禮引費誓作粊誓史記作肸誓索隱引尚書大傳作鮮誓一篇之名而其傳之不一如此謂

五十八篇之中無一句缺訛而必欲字字而求通者愚不敢信也謂古文二十五篇之明白易曉者皆真古人之全而無一可疑愚尤不敢信也

秦誓

自大禹征苗以下凡誓之見于書者十皆誓衆之辭也唯秦誓為自誓之辭凡誓之辭未有不申之以紀律約之以賞罰唯秦誓無之者自誓非誓衆也自誓而已則曷為呼衆而告之人君之有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必使人咸知之其悔也亦必與人共矢之斯所以不匿其咎不遂其非而能来天下之善也且人君

之所好惡不可不使人明知而趨避之也箴箴誦言之哉休休有容之勸安可不對衆而布告也哉人固鮮自知其過然非知過之難而能受人之責之為難人之有過固有能痛自刻責者矣亦有能對衆自引其過而不少諱者矣及聞人之言已過則鮮有不騂然變而怫然怒者故曰能受人之責之為難受人之責而不怒者固難矣抑志而忍之強顏而謝之悠悠泄泄而不能改者又多矣嗚呼受人之責難矣受人之責而如流豈不又難之難哉嗚呼彼唯不知歲月之不我與也來者不住逝者不來遲之一日而

有終身抱其媿恨者矣以此思憂尚暇怒人之責我
者哉受人之責尚可不汲汲而自新也哉故曰唯受
責俾如流是惟艱哉而繼之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
若不云來

阿意而苟悅者人固知其不足信也唯其有目前之
悅也故曰姑將以為親姑將云者目前之辭也蓋其
意曰一日之親何遽至大害云爾夫國之安危繫乎
所任安危之幾或爭晷刻一日之親其害已難言矣
況其日又一日愈久而愈不可捨乎小人者易悅而
難拒也易親而難疎也是唯無近近之則必不可去

方其未親也猶曰姑将以為親及其既親也又安得一朝而捨之哉夫姑将者知其不可而且為之之辭也天下之害莫大於知其不可而且為之天下之事可與不可而已可則行之不可則已之而已知其不可而猶且為之又将何時而已之耶是故臨事而有姑将之意者終身不能善其事者也聞過而有姑将之言者終身不能改其過者也

尚之為言猶也猶之為辭有承上而轉者往者不可諫来者猶可追之類是也有形下而起者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之類是也舊人之忌今人之

親穆公既已失之于前矣故曰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来者猶可追之意也才有餘而無聞于德者猶不可用也而況於以才而亂德者乎故曰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形下而況之之辭也然則我尚有之之尚又何以訓焉曰旅力既愆人之所棄而不用也而我猶且有之有者保而用之之謂也蔡傳釋尚為庶幾雖於辭可通而未足以盡其意也陳定宇遂譏穆公不曰急而曰尚優游緩慢改過不勇其亦苛於責人矣

蔡傳以番番良士為蹇叔仡仡勇夫為三帥以其事則固近之矣然穆公之意蓋謂為國者當重老成而後勇力非必偏指一二人也至以截截諞言為杞子則尤未然杞子之罪在於貪功而寡謀與巧言辯給以變亂白黑者自不同也穆公悔過之事著於傳記者唯崤之役而已是以序書者以為穆公敗崤而作秦誓先儒亦俱從之然崤之役喪師失將辱國殃民其為禍甚大而穆公之誓無一語及此且方以用孟明為悔而猶任之不替以至于再舉三舉而不已何哉胡康侯據史記以為穆公三用孟明既得志于晋

而後乃作秦誓自是之後遂不復用兵然不悔于喪師辱國之日而始悔于功成志得之後於事情尤遠矣竊謂穆公之誓反復丁寧專以用人之得失為言而其所深戒尤在於諞言媢嫉其終則又拳拳以國之安危係於所任之一人而不復及它語豈穆公嘗惑於巧佞之言以任用匪人而後悔之歟古史缺佚十不傳一穆公在位三十九年傳記所載不過為數事耳欲但據是而以求其相符合其亦難矣

君子雖訥於言然其言也必依於義確乎其不可變也故曰有德者必有言為小人所奪而易其辭何以

為君子嗟乎忠厚者恒躓於儈奸樸直者或拙於應
變巧言如流機詐蠭起亦何恠其顛倒貿亂而不能
以自白哉易辭云者非自變其辭也猶訟者之兩造
辭直者不能自辯而反陷於枉是所謂易辭也或曰
君子以位言謂在上位者惑於便巧之言而顛倒其
辭令也

技者才也才者亦國家之所必須也有才而不能容
人之才則其所用不過為一人之才耳已雖無才而
能容人之才則天下之才皆吾才也是以輔相之任
不貴其有才而貴其有量不貴其有為而貴其有容

彼有才無德而冒嫉人之勝己者固國家之蟊賊也
世亦有孝悌廉潔剛毅有執守而危亂人國家者則
不能容之害也嗟乎彼貪位冒祿後其君私其身而
媢嫉人勝己者皆小人不足道也孝悌者必愛其君
廉潔者必輕其祿位剛毅者必秉公而不私其身如
是而猶不能容人者唯其有自賢之心故也自賢之
心勝于內則同乎己者必皆以為賢異乎己者必皆
以為不賢夫以堯舜之聖猶曰舍己唐虞之隆猶有
吁咈天下之賢且能者安能使之必同乎一人哉同
己者獨進異己者皆去朋比之風成勷攻之義廢而

天下之賢且能者不復能自達矣天下之賢且能者皆讐於下而能保其子孫黎民者未之有也嗟乎彼其始不過由於一念之自賢耳及其禍之流于國家也視貪位冒祿忘君之小人亦何能尺寸異哉故曰任國家之重者不貴乎有才而貴其有容人之量也在上之君未有不欲得賢而用之者也在下之賢未有不欲得君而行其道者也其相求如此之切也得賢之君不世出得君之賢百不能有一豈非有蔽壅于其間者哉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蔽壅之謂也賢人達則萬民受其福而不賢者無所容賢人蔽則

不賢者得專其位而萬民俱受其害使萬民俱受其害而能專其一身之利者未之有也古書有之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居高位而操進退之柄者其亦可以懼矣蔡傳釋達爲窮達之達達也者無所蔽壅而自通于上之謂也非謂其一身之顯榮也

自然經室藏